

麦香

□杜福强

小学时,若问最不喜欢哪个假?那肯定就是芒种了,这个假既不是法定假期,也不为庆祝什么,只为一件事——回家收麦,相信不少生活在北方平原的孩子都刻骨铭心。

在以镰刀为主要工具的年代,收割小麦是件累人的事,又是件技术活。收割时间有讲究,早晚适宜,日中不作,曝晒的麦秸干脆易断,稍用力麦穗折断散落将很难拾起;麦茬留多高也有讲究,太短腰弯疼,效率低。

所以,尽管放假,我们其实也帮不了大忙,无外乎捡拾点零落的麦穗或给父母送水带饭,即使这样,“背灼炎天光”的热也给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不少阴影。

但,孩提总是快乐的!

往往麦穗捡着捡着,脚就不听使唤地溜进了爷爷的西瓜地里;常常水送着送着,身子就不由自主跳进了河里。晚上奶奶送来腌制的鸭蛋,酥油沁香,二爷坐在场里,悄声让我喝两口啤酒,还有那些大雨来临前奔跑的人们、夜晚晒场被赶走的野畜,都一起烙进了记忆。

即使这样,我也要逃离!

第一次有这种念头是半夜被拽起来接麦。童年的觉仿佛永远睡不醒,但脱粒机却总是少得可怜,一般人家买不起,所以什么时候排到就什么时候干活,往往打着瞌睡盆就满了。供销社干部的衬衫总是那么白,连用铁棒捅进麻袋验级的动作都透着威武。交公粮,总会是父母们教孩子的活教材,那些吃“商品粮”的人就是榜样,成了他们就可以不用在土里刨食。

二爷离开时,我已初中。那天把晾晒的小麦盖好,爷爷刚要进屋休息,突然,一声霹雳照亮了漆黑,爷爷转身看见二爷杵在院子里,心里一咯噔。父母走后,兄弟俩为了点地没少掰扯,近十年都少有往来,今晚二爷这一来,倒是蹊跷。“我那俩祸今天又闹了!”爷爷知道这事,两个侄子为了争割一点边角料的麦子差点动手,两个媳妇为此也常年争吵不休。“要说这都是命,面朝黄土一辈子,下一辈还是这样,你说活着是为了个啥!”爷爷张了张嘴刚要安慰几句,突然一声炸雷从天而降,一个火球向东南方砸去,二爷一哆嗦,一句“哥啊”还没出口,头就重重垂了下去……

母亲后来描述的时候,最后总不忘加上一句“能走就走吧,这里真的太苦了!”

随着离乡大潮,我也去了城里读书。人们的发型、衣饰变了,联系、交通方式变了,连乡音也开始“时髦”起来了,唯有芒种前后空气中弥漫的味道依然令人着迷,麦香裹在燥热的空气中,召唤着每一个异乡人回乡。

腰包渐鼓的堂哥对麦子是爱恨交加,每年芒种前后大伯都会打电话让回家收麦子,尽管不止一次跟他提醒来回折腾的成本,但大伯依然故我,在他心中俨然成了一种仪式。这就是大伯朴素的治地观念,每年农闲时他都会卷起裤管,下到水塘把淤泥一锹一锹甩上来,晒干、碾碎,匀进土里。古稀之年,暮春凉水浸得久些,就倒下了,那个冬季他一天天消瘦,弥留之际还在担心着那些被风刮倒的麦秧。

又是一年芒种季,堂哥从家乡发来视频,麦浪起伏,黄得灿烂,透过屏幕,麦香溢远。爷爷的西瓜、奶奶的鸭蛋、二爷的啤酒、大伯沉睡的土地,顷刻涌上心头。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,泥土是乡人的生命,乡愁是绵延一生的记忆。“你看”,堂哥扬了扬手中的镰刀,“今年,咱们重走儿时路,回归大自然!”

父亲和他的耕牛

□胡慧英

父亲生前是村子里的耕田专家,田分到户前,父亲在生产队里专司耕田一职。每忆父亲,脑海里总浮现出父亲和他的耕牛在田里穿梭疾走,暮归时父亲携一身淡淡的泥腥味,肩上扛着犁,跟在牛后轻声有力地催促着牛回家的景象。

在所有的农事生产中,耕田是技术含金量最高的农活。高山的梯田田形往往是独特而随性的不规则图形,有的像葫芦,有的像腰果,牛和犁要顺着田形走,否则会落耕一小块;土质不同犁柄上用力不同,父亲耕田往往用的是四两拨千斤的巧力,而非洪荒蛮力。

耕田的核心技术恐怕是在对牛的把控上了。掌握田丘的特性如同工笔画,要驾驭一头牛脾性如同写意画。李苦禅先生说:“三年可以培养出一个工笔画家,三十年不一定培养出一个写意画家来。”有时,牛不听使唤,或跟你对着来,你只能望牛兴叹,村民们常用“牛不癫犁癫”来比喻当事人不急,旁人急也没用。有一年,生产队里有头小牛出道了,队长阿忠和另一社员开始一前一后地在水田里调教起这头牛。没等给它架上牛轭,小牛四蹄奋腾,水花飞溅,两位“牛教师”一脸懵逼地跟在后面追打,小牛飞也似的纵到水田另一头去了,“牛教师”被溅得满脸泥水,一身湿漉。一牛二人折腾了一个下午,人俱败牛全胜。正当社员们没辙时,有人提议说:“要么叫胡叔暂时放下耕田任务,派他来。”

父亲自知没有驯服这种犟牛的葵花宝典,他心虚地说:“性子暴烈的牛往往耕田能力强,要么连带牛娘先让我养半个月看看。”半个月后,父亲把母牛和小牛一起赶到田里,阿忠用母牛耕田,另一人跟父亲一起教小牛耕田。小牛并排在它“母亲”旁,父亲在前头,一边扶着牛轭,一边口里轻声细语地对小牛说着鼓励表扬的话,小牛很通人性,它能感受到父亲待它“母子”的好,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听话顺从,小牛看着旁边的“母亲”走得快,它也快,努力跟着它“母亲”的节

奏。经过一周的调教,父亲终于大功告成了。从此,这头小牛一直跟着我父亲。

与其说牛通人性,倒不如说父通牛性。父亲从不用手中的竹梢狠抽他的牛,父亲吆喝牛有好多个象声词,每个词的声调有几种,音有长有短,代表的意思都不一样,牛居然能准确无误地理解。说实在的,父亲跟我母亲说话的语气远不如他吆喝牛的语气来得温软。父亲又是一个十分珍爱粮食的人,犁往往会翻出落下的洋芋番薯等农作物和不时隐现的黄鳝,来不及捡时,父亲吆喝一声,牛就配合地停了下来;当牛比父亲早瞥见它们时,牛就自动停下脚步,而后又自觉地前进。

冬季农活比较空闲,但我的父亲过得更加操心忙碌了。此时百草衰枯,养牛人一般在牛栏里挂几捆稻草,供牛一天到晚有嚼没嚼打发餐顿。父亲基本每隔几天天蒙蒙亮就起来,到十来里路外的深山龙潭去割芦苇叶子。芦苇叶子一般长在溪坑两边的岩崖上,人要小心翼翼地爬上去收割。芦苇叶是牛们冬天里最新鲜美味的食料,每次去割,父亲心里总想着多割一捆是一捆。

每到吃中饭和晚饭时,原本桌旁等吃饭的父亲一骨碌不见了身影,此时母亲就会提醒我们:“去牛栏里看看。”母亲的话屡试不爽,父亲有时在梳理牛毛,有时在捉牛蝇虫,有时在端详着牛吃草,他总有理由在牛栏里待一会儿。

时光荏苒,那头刚出道时桀骜不驯的牛跟着我父亲已有十五六年了,牛老了耕不动地了,生产队决定把它宰了。父亲得知这一消息,数天里竟焦虑悲伤得如同考妣大限来临,整天唉声叹气,坐立不安。他一天里要数次去看他的老牛,老牛看见他也不断流泪,父亲更是悲伤不已。牛还是宰了,每家每户分得几斤牛肉。好长一段时间里,父亲每到吃饭就暗自神伤,人也瘦了一圈。

生命须臾,但父亲和他的耕牛在大山这座交响乐厅里奏出的乐曲久久回荡,余音袅袅。